

乔纳森·卡勒 著
宋珉 译
昆仑出版社

Shijie
Zhuming
Z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SAUSSURE Jonathan Culler

索 绪 尔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B522
S997K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索 绪 尔

乔纳森·卡勒 著
宋 珉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037792

B522
S997K

Jonathan Culler
SAUSSURE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乔纳森·卡勒 著
宋珉 译

索 绪 尔

昆 仑 出 版 社

图字:军-1998-032号

2056/12

原文书名:Saussure

原文作者名:Jonathan Culler

Saussure: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76 by Jonathan Culler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英)卡勒(Guller, J.)著;宋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52-1

I. 索… II. ①卡…②宋… III. 索绪尔, F. (1857~1913)-传记 IV. B522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柳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89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6.80元(膜)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Comell University)英语教授和比较文学教授之职。卡勒1944年出生于美国,1966年毕业于哈佛(Harvard University)然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Oxford)就比较文学和现代语言方向继续学习。卡勒于1969至1974年间于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Selwyn College, Cambridge)任现代语言研究主任之职,1974年至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 Oxford)任教职和导师。

乔纳森·卡勒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文章和文评,还写有如下专著:《福楼拜:模糊的用法》(Flaubert: the Uses of Uncertainty, 1974);《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交叉》(Structualist Poetics: Structu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1975);《论符号》(The Pursuit of Signs, 1981);《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alism, 1982);《双关:文字的基础》(On Puns: The Foundation of letters, 1988);以及《符号结构:批评及批评规则》(Framing the Signs: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1988)。他还是现代大师丛中《巴特传》(Barthes, 1983)一书的作者。

新版序

对《索绪尔》的这个新版本，我从头至尾进行了一些细微的变动和修改。大篇幅的增补有三处：关于索绪尔对泰因(Hippolyte Taine)的借鉴；关于索绪尔的字谜研究；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对索绪尔的重新解读。我相信，索绪尔与理论家和评论家所称的后结构主义的关系问题很有价值。我采用的方式是集中描写索绪尔本人的思想，而没有展开来讨论他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思想家的广泛影响。但我也确实发现，有许多理论家频频地引用索绪尔的见解来对抗他们认为的结构主义原则。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理论导读》(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其笔锋活泼、犀利，利用一条索绪尔的理论原则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这条原则是：意义是差异的产物，或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每个符号似乎都由潜在的无穷的差异组织而成”。他认为，这条原则是整个后结构主义的基石。想想看，索绪尔本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在又被用来批评结构主义！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表明了索绪尔的研究里面蕴含了不同的论证线路，这些论证的角度和力度是应该理清的。首要的一点是，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解读

索绪尔来质疑这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区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或许只是对结构主义精华部分的模仿和挪用。由此看来，解读索绪尔是理清当今“理论”现象的一种绝妙方式。

乔纳森·卡勒

1986年1月

于纽约伊萨卡

(Ithaca, New York)

导 言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重新调整了对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从而为二十世纪语言学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仅此成就已足以使他无愧于“现代大师”的称号,因为正是这位语言学大师将语言学这门学科推进到现代科学之列。但索绪尔的成就并不局限在语言学领域,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一,索绪尔及其同时代的另外两位思想家——社会学领域的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心理学领域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共同为开辟人类行为研究的新思路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如果仅把人类行为作为物理现象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人类社会。自然科学家可以客观地描写和解释一定条件下的物体行为,比如不同发射角度和初始速度下的弹道轨迹,或者化学物质对不同温度的反应,而无需顾及一般人的主观印象和看法。但是人类行为研究应另当别论。当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把行为具有的社会意义归为主观印象而忽略不计。如果某些行为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这本身就是个与研究直接相关的社会事实。忽略了行为和物体在社会中具有的意义,就等于仅仅在研究物理现象。而实际上,人

类行为分析所关注的恰恰是事件所具有的意义,而不是事件本身。

此外,这三位学者还发现,研究人类行为的最佳角度不是去一味追寻单个事件的历史起因,而是重点研究该事件在总的社会框架中的功能。因此必须把社会事实看作惯例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价值观念和惯例规则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行为方式?当我们循着这些问题所打开的思路进行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个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迥然不同于过去历时研究视角下的状态。索绪尔和他的两位同代人奠定了共时研究的地位,就是要研究决定社会事实的潜在系统,而不去寻求孤立事件的历史起因。这个新的研究思路使得人类行为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精确。

其二,索绪尔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范例,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议,从而促成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诞生。符号学是关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结构主义是当今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确实,近几年来人们重新研究索绪尔,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是结构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灵感源头。

其三,索绪尔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以及他研究语言的总思路,都清晰地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即本世纪早期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如何来把握复杂混乱的世界的方式。怎样对现代世界中看似无序的各种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许多领域都在提出这个问题。索绪尔给出的答案具有代表性:对于研究的事物,不能指望达到一种绝对的、全知全能式的把握;我们只能选择一种观察的角度;在这种角度中,客体由彼此的相互关系得以确定,而不是由某种本质确定的。就这样,

索绪尔帮助我们极其清楚地把握住了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

其四,索绪尔的语言研究集中在那些用现代思维研究人类现象时所产生的中心问题上,特别是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内在联系问题。作为一种“语言动物”,人习惯于对周围的世界进行区别、分类,这种努力在语言中体现得最为清楚。而帮助我们达到上述认识的,正是索绪尔。那种认为人类倾向于把事物归纳成体系来表达意义的看法,实际上与索绪尔的思路非常接近。

索绪尔对上述广泛领域的贡献,即对语言学、整个社会科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现代思维方式以及对于我们关于人的认识所作出的贡献,使他成为现代思想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因此,为了说明索绪尔的历史地位,本书将广泛涉及语言学、符号学、哲学及各类社会科学。但令人不解的是,索绪尔本人并没有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著作。他只发表过一部关于早期印欧语言元音系统的著作,一篇关于梵语所有格的博士论文,以及另外几篇学术论文。他身后也没留下多少未发表的作品。他对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主要影响都是源于一本并非由他执笔的书。1907至1911年间,索绪尔作为日内瓦大学的教授,讲授了三个学期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和同事们为了使他的学说不致失传,便根据若干本听课笔记整理编写成一本书,这就是《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将进一步谈到《教程》一书整理成文的奇特过程。此刻,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论索绪尔对现代思想具有怎样普遍的重大意义,他本人首先是一位语言学家,甚至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有些人只知道索绪尔的名望,知道他

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革新了语言观念，启发了人类学家和文论家的新思路；他们会想当然地以为《教程》中必然充满了抽象的归纳、关于语言和思维本质的新奇见解、以及诸如把人类视为社会交际动物之类的长篇大论。事实恰恰相反。《教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索绪尔对语言学学科基本建设的深切关注，是他那既积极又谨慎的治学态度。

索绪尔思考着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学建设的基本问题，他对语言问题的一些常见假设提出了质疑。比如说，你发出一种声音，在另外一个时候我也发出一个声音，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断定我们俩人发出的是相同的词语呢？这样的提问似乎小题大作，人们往往不予理睬，理由是，我们本来就**知道**两个人说的是不是同样的话。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怎样知道的？这个认知过程中涉及哪些因素？不论其中会涉及哪些因素，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语言知识的一部分，我们对语言单位了解的一部分。这样的问题绝非小题大作。要分析一种语言，必须对这种语言的单位或成分有一个清楚而系统的了解。比如，我们把“词”看作语言的单位，那么，两个人发出的物理声音实际上并不相同，我们又是怎样断定两个人发出的是一个词呢？对于这点我们必须了解。

索绪尔问前人所未问；答前人所未答。他的问题触及根本，发人深思；他的回答改变了语言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或许最初只有语言学家对他的解释和定义感兴趣，但是，整个“人文科学”，按法国人叫法即研究有意义的（与物理客体相对）客体和行为的各种学科，都从根本上受到索绪尔理论的直接影响。索绪尔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探索，为全面研究人类行为方式铺平了道路。

、让读者大众感兴趣的,无疑是对索绪尔理论广泛意义的探讨,而不是对索绪尔具体语言理论的解释。因此,下面几章的讨论总会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意义上。但是,要想真正把握住索绪尔思想的内涵,就必须先耐心跟踪他的理论逻辑。我们要像索绪尔那样,从最基本的原则开始,就人类语言、符合性质、语言单位特征等等提出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从探索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开始。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许多地方需要详细地解释。当年索绪尔本人都觉得写成一本有关普通语言学的教程时机尚不成熟,今天我们要解释其理论,难度可知。如果当年索绪尔对语言学根本问题的答案已胸有成竹,而不是仍然在苦苦追索,去寻找更满意的谜底,他本人无疑会亲自写出《教程》一书。而事实上他没写,我们是在努力把握一个尚未完全成形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即使在其萌芽阶段,也已经有力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

因此,对索绪尔的生平和《教程》一书的出版背景作过简单介绍之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讨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我们将从最基本的原则讲起,进而重构出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第二项工作将对了解索绪尔及其工作的意义非常关键:《教程》一书的起因是由于索绪尔对当时流行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研究感到不满,那么,索绪尔所看到的语言学状况是怎样的呢?在语言学史中,在语言思想发展史中,索绪尔的理论处于什么地位呢?然后,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从过去转向现在,进而转向未来,勾勒出索绪尔对符号学的理论贡献。符号学这门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是索绪尔预见到的,但这门学科的真正建立却是在他过世多年之后。

我们的中心任务无疑是探讨索绪尔有关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丰富思想,并追溯这些思想的实际影响。但是,如果要全面理解他对二十世纪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还需要破译出那些《教程》中未能充分体现出来、也是常常被误解、被忽视的思想。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索绪尔不仅仅是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对当今学术思想界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975年8月

于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
(Brasenose College, Oxford)

目 录

新版序	(1)
导言	(1)
第 一 章 索绪尔和《教程》	(1)
第 二 章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7)
符号的任意性	(9)
语言单位的性质	(13)
“语言”和“言语”	(19)
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24)
“语言”分析	(35)
作为社会事实的语言	(41)
第 三 章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地位	(44)
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发展	(45)
新语法学派	(56)
弗洛伊德,杜尔凯姆,与方法论	(63)

索绪尔的影响	(71)
第四章 符号学:索绪尔的遗产	(82)
符号学范围	(86)
符号学分析	(95)
字谜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98)
重读索绪尔	(109)
结束语	(120)
文本注释	(124)
索绪尔生平大事记	(125)
参考书目	(127)

第一章 索绪尔和《教程》

索绪尔是一位谜一样难解的人物。他的一生风平浪静。就我们所知，他没有经历过大的思想危机或者决定性的思想突变；也没有什么奇闻轶事可资谈论。尽管他的思想大胆而坚定，然而由于他一向不愿意谈论自己，今天我们要想追溯他早期的思想萌芽就十分困难。他的传世之作并非他在生前亲自写成，这一事实越发增加了我们研究工作的难度。

1857年，索绪尔出生于日内

瓦,正好晚弗洛伊德一年,长杜尔凯姆一岁。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博物学家;整个家族有着自然科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在索绪尔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接受了家里一位世交、语文学者皮克戴特(Adolphe Pictet)的指引,走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大门。索绪尔掌握了法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随后又学习了希腊语。这时他年方 15,已经胸怀大略,打算找到“语言的普遍系统”。他写了一篇《语言论》,交给皮克戴特。在文中,他论证到,所有语言都起源于一个由两三个基本辅音构成的系统。可以想象,皮克戴特对这种幼稚的极端简化论一定感到好笑,但他没有泼冷水。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索绪尔又开始学习梵语了。

1875年,索绪尔进了日内瓦大学。虽然他继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但按照家族的传统,他选择了物理和化学作为主修方向。这段经历使他确信,自己的事业前途是语言研究。他参加了“巴黎语言学学会”,一个专业化的语言学学会,而且,他感到自己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一年几乎是浪费了,于是力求征得父母的同意,转到了莱比锡大学学习印欧语言。

选择莱比锡大学是幸运的,因为当时这里汇聚了一批被称为“新语法学派”的青年历史语言学家,也正是在这里,索绪尔第一次有机会与这些当时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学家交流、切磋。他的一位语言学老师布鲁格曼(Brugmann)发现了“鼻音共振”定律,这让索绪尔信心大增:因为几年前他也发现了这条定律,只是因为这个发现与当时的语言学名家的假设相左,就自己否定掉了。

索绪尔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四年,其间有 18 个月住在柏林。1878 年 12 月,他 21 岁那年,索绪尔发表了《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ème primitif des